

图像叙事与文化重构： 湖南白族仗鼓舞的历时嬗变与当代文化价值

■ 谌曦

在武陵山脉的云雾深处，桑植白族仗鼓舞以铿锵鼓点为韵脚，以刚健动作为笔墨，书写着一部跨越八个世纪的身体史诗。从宋元时期“寸白军”南迁的阵营搏杀，到当代文旅融合中的文化展演，其动作程式、器物纹饰与仪式空间构成的视觉叙事体系，始终承载着族群的文化基因。本文通过解构视觉符号的嬗变轨迹，揭示这场从兵器到礼器、从生存技艺到文化图腾的深刻转型，探寻古老舞蹈在当代语境中的文化生命力。

一、历史层积：战争记忆与农耕信仰的视觉转译

仗鼓舞的视觉体系本质是军事传统与农耕文明的复合文本。当宋末元初的白族先民以“寸白军”身份自云南大理迁徙至桑植，战争的烙印便深植于舞蹈基因之中。长达一米有余的细腰木鼓，其形制脱胎于捣制糍粑的木杵，却在“霸王撒鞭”的纵向劈击间复现长矛突刺的杀戮记忆，“苏公背剑”的斜向轨迹凝固着士兵负重行军的生存姿态。鼓身密布的日月星辰纹饰，承载着大理白族的宇宙认知——日月象征创世神祇开天辟地的伟力，星辰对仗诗中“天孕十子，地育十女”的族群起源神话。

随着族群在湘西北山地定居，战争的锋刃在农耕文明中淬炼为祭祀的法器。鼓面浮现的莲花火焰纹，诠释着本主崇拜

中“水火相济”的宇宙哲学：烈焰象征阳刚创生之力量，莲瓣则隐喻阴柔滋养之德行。动作体系同步完成语义转换，“仙人担柴”以屈膝起步凝固翻山运粮的集体劳作记忆，“龙卷风”队形则通过12名舞者逆时针螺旋收束，既模拟稻穗归仓的丰收场景，又复现“绕三灵”祭仪中环绕本主神坛所表达的宇宙循环范式。这种从血腥兵器到丰收礼器的视觉嬗变，标志着一个战斗的民族向耕种的文明的史诗性转身。

二、当代重构：技术赋能与仪式基因的叙事新生

步入21世纪，仗鼓舞的视觉叙事在文化保育与创新传播的双重维度展开深刻变革。面对传统套路严重流失的危机，数字技术成为激活文化基因的关键载体。三维动作捕捉系统精确解析“魁星点斗”的动力学密码，膝关节15度屈曲的“顺拐屈膝”动律被转化为可量化传承的身体语法，鼓槌击打时的45度角加速度则定义了刚健之美的数学表达。虚拟成像技术更复原麦地坪游神仪式的神圣空间结构，使神坛作为宇宙轴心、舞者作为人神中介、观者构成世俗边界的三角关系重获可视化表达。

舞台化重构推动传统符号的审美升维。当LED光幕投射虚拟山水，“五龙碰神”动作在与数字影像的互文中获得跨时空阐释；追光灯对“雄鹰展翅”腾跃的聚焦，

将山地民族的刚健精神凝练为现代剧场的美学符号；“鼎足而立”队形抽象为几何三角构图，使族群团结的隐喻超越经验感知，升华为具有普适性的视觉象征。新媒体平台更催化文化符号的裂变传播，抖音平台的慢动作教学将“八步转”循环结构转化为大众可习得的身体语言，完成古老仪式从神坛秘语到公共符号的历史性跨越。

三、文化价值：身份认同与乡村振兴的双向赋能

仗鼓舞的视觉符号在当代社会已演化为凝聚族群认同与驱动地域发展的双重引擎。当舞者身着被称为“一身孝”的白色服饰在“三月街”节庆中跃动，其素洁之色与土家族五彩织锦、汉族大红绸缎形成鲜明对比，身体语言化作移动的族群界碑。鼓面孔染纹样与广场照壁上大理三塔影像的并置，使口耳相传的“云南祖源说”升华为可凝视的视觉证据链，身体动作、建筑符号与壁画图像共同编织成跨媒介认同的矩阵，持续强化离散族群的集体记忆。

在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中，视觉符号迸发出惊人的产业创造力。马合口乡开发的体感交互系统，通过捕捉游客模仿“翻天印”动作的骨骼数据，将文化传承转化为沉浸式游戏体验；“龙卷风”螺旋纹样抽象为景区导视标识，引导游客在行进间重演谷物归仓的仪式轨迹；日月纹衍生的

丝巾文创则将宇宙观转化为可佩戴的审美符号，使白族对天地秩序的认知通过日常物件实现持续性传播。更具启示性的是桑植与大理结为“姊妹村”的实践——云南工匠建造的白族照壁题写“人杰地灵”感念湘西包容之恩，三道茶与板蓝根扎染工坊形成文化体验闭环，见证着从身体仪式到产业生态的创造性转化。

结语：身体媒介的文明辩证法

湖南白族仗鼓舞的八百年嬗变，本质是族群以身体为媒介书写的文明史诗。从木杵上的战争记忆到LED光影中的宇宙观表达，其视觉体系始终在历史本真性守护与当代适应性转化的张力中演进。未来的传承之路，既需要守护“倒丁字步”动律承载的生态基因，也要警惕舞台化改编对仪式神圣性的消解；要善用数字技术拓展叙事边疆，使文化基因在虚拟空间获得永生；更需在文创开发中植入宇宙观哲学内核，抵御消费主义对符号意义的抽空。唯有将仗鼓舞视为动态的身体档案，方能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宏大叙事中，永续这部镌刻于筋骨之上的文化生命力。

（作者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讲师。本文为2022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委托课题“湖南白族仗鼓舞的历时嬗变与当代文化价值研究”
<课题编号：XSP2022WT004>研究成果）

致敬经典是因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

■ 潘丰泉

以描绘和展现中国人精神风貌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是一条越走越宽广的艺术康庄大道，从这一路走来的艺术家不计其数，由此迈向高峰名扬四海的大有人在，加上各种宣传渠道，艺术家传神之作和杰出一面得以向宽广的疆域传播。

正如我们熟悉的不少老一辈艺术家，他们在国画、油画、版画和雕塑等不同领域，以毕生之精力，形成的艺术影响力不仅长远且多角度和维度，无论是技法之高超与内涵之深刻这两方面，皆葆有不凡的绘画品质和艺术风格。

应该说画家内心深处，莫不希冀把代表自身艺术水准的作品奉献给社会，以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而不是束之高阁，以及被时风左右，弄出些徒有其表的东西。所以在大多数画家心里，比如收集素材几易其稿，必定是运足功、铆足劲。举凡用少而精画作达成社会影响力艺术家，正是以超出常人的智力、心力投入创作，优秀作品方得以产生，一方面是站在时代前沿，展示艺术高度，像那批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术作品，在中国画领域有《说红书》《两只小羊羔》《洪荒风雪》，油画领域有《狼牙山五壮士》以及部分雕塑佳作《艰苦岁月》等，从而品察出什么样的作品可为经典以及影响力不减这些奥秘所在；另一方面是无须像当下要借助时尚超前但眼花缭乱的传播渠道以求扩大影响力。这是

一个有趣的话题，它涉及艺术传播及价值体现。当艺术家创作切入时代脉搏，以真情实感的绘画语言打动人，作品的艺术性自然会得以传播，具备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而经久不衰。

不过，艺术家社会知名度的形成必然要经历这两种过程：可预见和不可预见，何故？可预见，是创作规律可循，身为创作者清楚形成一幅作品要经过长时间累积，当然是时间越长，越有利于作品的深度挖掘，一旦匆忙下笔，草率或浅薄这些问题将暴露无遗，所谓的质量就过不了，被打折扣是常有的事，所以认识的提升与时间积淀不无关系，如此才有心手相随的技巧形成，做到下笔游刃有余，所谓“长期积累、得之偶然”。虽然每个人创作灵感，有时如火花爆发一刹那，但又有多少是纯属巧合？所以长期的累积才是关键，相对稳固能让思想得以逐步深化。而不可预见是作品后续要得到认可，如期所愿，那就要看作品能否经受住时空的考验，这里里外外，不是靠媒体一天一个样地瞎吹，尽管可以逞一时之快，但到头来还不是昙花一现罢了？

有道是机会总是留给有心人。20世纪的50年代初，作为刚留校的青年美术工作者方增先，以初出茅庐的新作——在他人生意气风发之时，运不可抑制的才情和喷薄欲出的激情，终酿造出佳作《粒粒皆辛苦》，一时名满天下。方增先20世纪50年

代深入北方农村体验生活，处处感受到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建设气象，又为一篇国人吟咏不已具有高度哲理的古诗词所感染，从诗句里，画家敏锐地与眼前这一幕联到一起，那是多么情真意切的一幕：那弯腰蹲地捡起麦穗的大爷，是一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形象的真实写照，通过恰到好处的人物造型和笔墨构图，成功融入作品的主题思想，两者互为表里，成为那个时期不可多得的艺术经典而广为传播。此后方增先又一发不可收地相继完成了再续人物画辉煌的写意画《说红书》《母亲》、插图《艳阳天》《孔乙己》等经典作品，无疑他一生致力于现代写意人物画实践的不同轨迹，通过自身的创作行为清晰地展示出来。类似于方增先一往情深地表达个人创作思想和独特手法这些范例，不胜枚举，从而印证了精品力作得之不易，而个中经验，诚为后学者楷模。

偶尔看到，有些画家试图来一次作品展示，或为阶段性汇报，比如个展类型，一般情况下媒体学界动辄以“成功”“引起轰动”这样的字眼描述，予以褒奖，反之，人们对那经久不息的作品，必以“经典”“弥久影响力”这类词汇大肆赞扬，何故？或许所谓的“成功”“引起轰动”，无非是一时性而已，会不会昙花一现罢了？故，欲在美术史占有一席之地（洋洋洒洒的绘画史，即使点到某个画展，也是一笔带过），很难。不过当冠之以“经典”褒奖之作，美术史论家通常

是不吝辞藻。譬如在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绘画大师德拉克洛瓦身上，若他不是举一生心力投入《自由引导人民》的创作，这件旷世之作所带来的效应——即浪漫主义绘画大旗会不会由他来扛？难说，或另有所属？不过，纵使由其他画家描绘，也难以呈现似德拉克洛瓦笔下的高贵壮美之韵。世上对浪漫主义艺术特色的理解、看法，或将是别的答案或其他解释。无疑德拉克洛瓦本人的艺术气质是创造这一幅浪漫主义经典艺术关键所在，它所展现出的19世纪法兰西政治风云的画面，千真万确。当然这与画者站在什么样角度描绘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以及他是否具备驾驭这一主题的创作能力，这些都有极大关系，倘若他内心深处不是被一股浪漫主义艺术情怀驱使感动着，那描绘出如此热情洋溢的视觉画面，恐难以实现。倘若另由当时古典主义绘画巨匠并视他为艺术上劲敌的安格尔表现，又将是另一种情形。尽管艺术史上已留下安格尔绘画风格的每一笔，但与德拉克洛瓦一生的绘画境像，势必大相径庭。

各个艺术家终其一生的创作主张，或秉持至高的艺术理想，作品所具有的社会声誉和影响力，将是不可限量的，这正是为什么要向经典致意之所在。经典形成不能刻意为之，但心中的净土正是构筑其艺术理想所在，故倾其一生智力与心力，是值得的。

（作者为厦门大学教授）